

可以增加其分裂細胞核之數目；於他類生物，甚至一味饑餓，亦偶能致之。施用刺激劑，若外來血清之腹膜注射或某種細菌培養劑，亦有相似之效果。至其中化學機構，尙未明瞭。茲須鄭重申明者，即組織切面內分裂細胞核數目之增加，並不足以證明靜止細胞核內業已激起有絲分裂；其現象之所以如彼者，或竟由於有絲分裂變緩之故。

(2) 機械損傷——施於細胞核之較嚴重的機械損傷，如將已刺入核中之顯微鏡解剖針抽回，往往促成有絲分裂之突加速度；惟時而作用相反，即由分裂狀態歸於靜止階段。

(3) X光照射——X光照射之結果，隨組織之種類而有不同。有時照射後數日內，有絲分裂遂全行停止；細胞之本可開始分裂者，即受阻而停滯於靜止期中。有時則X光可以促起有絲分裂。

(4) 密態——細胞核或因受傷及染色而呈密態 (pycnosis)。所謂密態者，乃細胞核之染色體混成一片，以蘇木染料 (haematoxylin) 及苯胺衍生物染之則着色頗深。此種現象或係極不正常之無

功能的有絲分裂，蓋密態的細胞核亦可開始分裂，惟不悉其染色體中究竟發生若何之變化耳。

(四) 有絲分裂，無絲分裂，及膜內分裂——最近細胞學家有不着意於二種細胞核分裂——有絲分裂及無絲分裂 (amitosis)——之分辨者。彼等以為無絲分裂不過變態或受掩蔽之有絲分裂而已。原生動物中，其細胞核現象之夙稱無絲分裂者，多可作此解釋。惟昆蟲之體組織 (脂肪體，生殖管等) 內，則確切發生真正之無絲分裂。其染色體，於「靜止」細胞核中一分爲二，然後約以等數配入二女細胞核中；至整個母細胞核，乃伸成「啞鈴」式而終分爲二個女細胞核。又於某種體細胞核中，染色體在核膜內頻頻分裂而不發生真正之有絲分裂，於是染色體數頻頻倍增。此種膜內分裂 (endomitosis) 之現象，學者於昆蟲中研究爲多，他類生物想或有之。

據 M. J. D. White: The Chromosomes (1942)

記元代用兵日本始末

簡 素

元人用兵於日本，先後不一。其發端在忽必烈建號至元之二年，踰九年而元蒙古之師入日本國境。是時南宋命脈猶存，以中國人目光論之，祇可視爲蒙古與日本局部之戰爭而非中國與日本之交涉。又五

年而宋亡，其明年，元師十萬覆於日本之平壺島，其兵皆江淮、福建、湖廣之民，是爲華人加入征戰之始。而當時宋之遺民，間跋涉以圖匡復，則宋之人心未死，元雖受創於日本，未嘗不可爲趙氏君臣吐氣，是華人之與日本，猶未至有宿怨深仇。而日本歷史傳統，誇大其詞，微倖於不可知之颶風海浪，視中國如無物，此豈明於歷史故實者。元史於此，記載有所未盡，賴元文類采經世大典敘例，可與元史互證

，新元史又補其所未備。今刺取諸書所記而論次之，并參考日本人所著之中國交通史以存其概。

至元二年，令兵都侍郎黑廸，禮部侍郎殷弘持國書往使日本，書稱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末云，「不宜，白」。(元史作三年，無大蒙古及不宣白句，此據經世大典。) 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

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元史）。高麗王植言，道險遠，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要領而歸（經世大典）。四年，殷弘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贊不能導達至日本來奏。降詔責高麗國王，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五年七月，高麗國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脫朵兒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伺調用。九月，命黑的（卽黑迪）殷紅齋國書復往日本，仍詔高麗國遣人導送，期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元史）。至對馬島，日本人拒不納，交鬪，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經世大典），優遇之，勒觀覽宮殿及諸城關（中日交通史引東國通鑑）。六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且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經世大典）。此爲蒙古最初通使日本情形，其國書之末，稱「不宜白」，乃以平等相待，用敵國之體，日本拒而不納，曲在日本。因此交鬪而執其兩人以歸，仍優加待遇，命高麗護送回國，則蒙古爲有禮於日本矣。

至元六年十二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此據經世大典所載，元史世祖紀作八年二月。）良弼乞定與其王相見之禮，廷議，與其國上下分未定，且無禮數，從之（經世大典）。良弼經高麗以往，九月，到筑前之今津，欲直至京都遞國書，其太宰府不允，問難者數日。良弼以國書副本，致之於鎌倉，鎌倉奉之京都（中日交通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

，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元史日本傳）時又有曹介叔者，土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有捷徑順風半日可到，但使臣則不敢同往，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世祖曰：如此則當思之（經世大典）。此爲蒙古使至日本而日本不以禮接待。曹介叔不知何人，其言欲導大軍進征，從捷徑半日可達，語甚荒謬。元時日本商船渡海來華，至速亦須十日，安得有半日可到之事乎！然此語却合忽必烈本意。元史高麗傳云：至元五年，勅高麗門下侍郎李藏用曰：往諭爾王，速以軍數實奏，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王當造船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斤石者。又云：自高麗來者，言海中之事，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云云。造出海之舟一千艘，最爾高麗，豈能勝此；北軍不習舟師，而欲在海中捕魚以食，其視事太易，亦出於常理之外。宜乎他日之一敗塗地也。

至元九年，蒙古始建國號曰元。是年正月，趙良弼自日本至高麗。二月，遣其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中日交通史引東國通鑑作日人彌四郎等十二人）三月，諭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帝稱善。十年，趙良弼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元史世祖紀）。元史所云日本來使，實邊民也。良弼謬聖其人回國以塞責，又請自撤戍兵以免日本之疑，其不稱使職可知，故日本竟不報聘（經世大典）。

至元十年，蒙古軍陷宋襄陽。九月，襄陽生券軍至元都，釋其械繫，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人各賜鈔娶妻，於蒙古漢人內還可爲將領者（元史）。蒙古兵初攻襄陽，數年不下。其後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千艘，以攻樊城，樊城下而襄陽遂以不守，則蒙古之南侵，實得力於水師。襄陽既下，蒙古方有事於江淮閩浙，需水軍益切，其力猶未足以渡海遠征，而水軍之利，則已爲蒙古所知，宋之降卒，不可

用之以伐宋，而令其自成一隊，立功日本，則固操縱之權術。是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十一年，十月，入其國。（忻都等奉命之日，元史作十一年三月，經世大典作十年。以理度之，當時調度不易，必無三月命將而十月即入日本之事。當以大典爲準。所將之軍，大典作千料舟拔都輕疾舟沒水小舟各三百，詞義不顯，故從元史。）元軍之經高麗也，命高麗發兵千二百人助之。高麗以都督使金方慶等將三翼軍八千人與忽敦等（按即忻都）由合浦攻日本對馬島，登陸，薄日本軍。日本將允宗助國率八千騎禦之，戰死。忽敦等轉攻壹歧島，陷其城，日本將平經高死之。忽敦連破三島，肆行殺戮，獲婦女，以索貫手心，繫於船側。日本人大震，徵其藩屬兵十萬二千餘人赴援。忽敦等與日本戰於博多，殲敵兵無算，日本軍敗走。忽敦等進至今津佐屬百道原赤坂，與日本將菊池康成等戰於赤坂，又與少貳覺惠戰於百道原，均敗之。覺惠子景資善騎射，射元軍左副元帥劉復亨墮馬，忽敦列陳松林，日本將大反賴康來拒，復敗走。會日暮，諸將乃次第登舟。金方慶謂忽敦洪茶邱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卽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敵境，非完計也。乃以劉復亨瘡重，引所部先歸。遂忽敦等班師，是夜大風，張帆而走（新元史）。是年正月，日本國王龜山傳位於其子，曰後宇多天皇。猶用文永年號，日本人謂之文永之役。日本史引東國通鑑，謂元軍是役不還者，不下一萬三千餘人。經世大典言元軍不整，箭又盡，第虜掠四境而歸，而元史世祖紀言十二年二月以征東元帥府日本戰功，賞鈔絹弓矢鞍勒。九月，高麗國王王金方慶功，授虎符。蓋兩國將士，皆諱敗爲勝以邀賞，其事不足深信；惟經世大典言元軍入其國敗之，而我軍不整，箭又盡，第虜掠四境而歸，所言持平，當得其實。

至元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媯都魯丁持國書往使日本。書前言大元皇帝致書於日本國王，末言，「

不宣，白」（經世大典）。先至高麗，以徐贊等爲嚮導。四月，到長門之室津。八月，幕府使送杜世忠等五人至鎌倉。九月，斬之於龍口（中日交通史引關東評定傳北條九代記）。上年之役，無論兩國勝敗若何，要之，元既遣使修好，日本縱不接待，亦不宜加以殺戮，而日本史方以爲使元軍不敢再來窺伺，自謂得計，則元廷於此等大事豈有置不問者。日本之果於殺戮，正見日本之愚。若謂此事爲元軍後來覆沒張本，則固日本夢想之所不及者也。

至元十三年以征日本事問宋諸降將，時夏賁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曰可伐。耶律希亮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帝然之（元史耶律希亮傳）。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經世大典）。十五年八月詔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船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者，各從所欲。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日本商船四艘抵慶元，元許交易而歸（元史世祖紀）。是時元廷尙不知有殺使之事也。

至元十六年，二月，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六月，以高麗材用所出，卽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問。八月，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樂忠與日本僧齋詔往諭其國，期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閱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元史）。十七年正月帝聞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憤甚（新元史）。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兵往討。（按忻都洪茶邱爲征東之帥，本紀無明文，當是前此征日本而採此職，猶未謝事，故本紀仍之。）廷議姑少緩之。五月造船三千艘，敕羅羅發材木給之（元史）。周福等至日本之博多，爲日本幕府所殺（關東評定傳）。六月，范文虎議征日本。七月，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時宋蒙古回回等軍。八月以前所括願從軍者，付茶忽領之。是月，高麗國王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九月，遣使招開元等路軍三千（元史）。十月，立日本行省，命阿罕

爲右丞相，范文虎爲左丞相（經世大典）。十二月，益以高麗國王王膳所領兵萬人，水手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以高麗中贊金方慶爲日本都元帥，密直使朴球金周鼎爲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並賜軍符。十八年正月，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及回回鐵匠。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高麗國王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追之，詔付以成金州隘口軍五百。二月，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邱，以刑徒減死者爲軍付忻都。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元史）。諸將陛辭。帝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經世大典）。元廷再征日本，其議蓋歷五年而始決，至是乃見之實事。范文虎者，本宋殿前都指揮使，守安慶而降於元者也。宋兵襄陽之敗，文虎實爲之。其人行事，殆不齒於宋人。元世祖既知其不可用，而猶付以軍事，殆以其熟習水師故。元師此舉，凡十萬餘人。姚燧牧庵集，言十萬人皆江淮福建湖廣之兵，齊集杭州，廩米八千石，造海艦千艘，材不足於用，則勸富民佐之，酬其直，又鍛治甲仗，令急於星火，動以失軍與緩制從事（牧庵集游公神道碑）。則出師之前，東南騷擾大爲民病，有如此者。日本行省，一作征日本行省。按元史世祖紀，十八年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十九年正月罷征東行中書省，則日本行省與征日本行省自是兩事，文義甚明。日本行中書省者，元制以中書省掌全國政令，以行中書省掌各路政令。行中書省猶今之省政府，爲經久之制，其臨時設置者，謂之征某地行省，猶今之戰區司令長官也。元兵未達日本，而預設行省，且任命行省左右丞相，直同兒戲。今之日本，於戰事方殷之日，忽設大東亞省，與元人如出一轍。謂非舉措乖謬，其誰信之！

至元十八年二月丙戌，征日本國軍啓行（元史）。分兩路：一由洪茶邱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取道高麗，泛海至壹歧島，爲東路軍；一由范文虎李庭率蠻軍十萬人發江南，取道慶元，泛海至平戶島，爲南路軍，俱會壹歧島。曰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

（新元史）。漢軍者，蒙古以前滅金所得地方之人，謂之漢人，編以爲軍曰漢軍；蠻軍則江南新入版圖之地，元以其爲蠻而有此稱也。征東元帥阿剌罕行次慶元，病卒。命左丞阿塔海代總軍事，未至而范文虎等已發（新元史）。五月三日，東路軍發自合浦（元史）。忻都洪茶邱金方慶周鼎等以戰艦九百艘攻占對馬島壹歧島（新元史）。遣使奏言，大軍至巨濟島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詰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元史）。忻都等進攻筑前志賀島，洪茶邱幾爲日本所獲，裨將王萬戶救之。諸將進至宗像海北條，日本將秋回城次郎等來援。元軍聯戰船爲圓，外列巨舟，設石弩，俟薄擊乃發。日本戰船小，不能敵，前後攻者皆敗退，國中人心洶洶，市無糶米，日本主親至八幡祠，祈禱宣命於大神宮，乞以身代國難。忻都洪茶邱等相議曰：嚮約江南軍與東路軍會於壹歧，今江南軍失期，我軍先至，大戰者數矣，船懷糧盡，將奈何？金方慶曰：奉命責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路軍至，合而攻之，未晚也。既而范文虎以戰船三千五百艘軍士十餘萬先至坎能志賀二島。忻都洪茶邱率所部會之，舳艫相銜而進，屢爲日本軍所却，招討使忽都哈思魯戰歿。諸將以屢失利，乃移於肥前鷹島，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虬見於海上，水作硫磺氣，怪異百出，忽颶風大作，戰艦皆破壞覆沒，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尸隨潮汐入浦口，積如邱陵，漂流而獲免者萬數千人。至鷹島，繕治壞船，欲逃歸，皆爲日本人所殺。范文虎李庭等船亦壞，忻都元帥張禮舍舟築壘於平戶，約束戰艦，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風濤撞擊，故禮所部獨免。文虎強禱分船，乘之返國；軍士不返者，凡十餘萬人，高麗兵死者六七千餘人（新元史）。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元史）。諸將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王國佑等不聽節制逃去，本省戰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經世大典）。詔賜征日本將校衣裝幣帛鞋帽等有差，給征日本回侍衛新附軍各衣（元史）。未幾，敗卒于闐莫青吳萬五者脫歸，聞言：

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無食無主者三日，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虜去；九月，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云（經世大典）。十九年六月，江南軍總把沈聰等六人由日本逃歸，言諸軍被棄時事，云，我軍飢不能戰，皆降，日本擇留工匠及知田者，餘皆殺之（東國通鑑）。自遭風舟覆，餘軍力量猶厚，其不堪一戰者，主帥既行，軍無統率，又無所得食，故日本得而乘之，元主不治諸將以失律之罪者，蓋初猶不知諸將之不和，而以爲人不勝天，非諸將之罪也。

元軍雖再敗，其氣不挫。十九年九月，又命平灤高麗耽羅揚州隆興泉州等屬，造大船三千艘，福建宣慰司獲倭間諜，詔留之。有賈祐者，自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婿，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元史世祖紀。按此事前後脫節，元甫有造船之命，日本安得知之，疑史文闕誤。據中日交通史，列日本之問諜，即前此被虜之南人也。）十一月，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濶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悉充軍。二十年正月，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仍設日本行省，以阿塔海爲行省丞相，撤里帖木兒爲右丞，劉二拔都爲左丞，陳某爲參政，發五衛軍及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採馬赤大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以十萬人往（元史經世大典）。淮西宣慰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經世大典）。二月御史臺請罷平灤造船五百艘，命與中書省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軍千餘，其新附軍命悉行。阿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往，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授其國王王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又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者軍前給憑，候班師日改授。從之。發大都所造回礮及其匠張林等付行省。

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縱平灤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王賸與阿塔海共事。御史中丞崔彥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不從。六月，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窮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七月，諭阿塔海緩造征日本船，所拘商船，其悉給還。八月，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之民間，民痛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寬民力，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九月，調黎兵。十二月，調茶忽所管軍六千人，皆備征日本（元史）。自十九年九月至是，無日不預備征伐，然內而御史臺，外而宣慰使，先後以民勞盜起爲言，乞緩其役，元帝雖不即從，而縱軍歸耕，發還所拘商船，局勢已稍緩矣。

至元二十年，普陀山僧愚區如智奏言，輿師致討，多害生靈，日本亦有佛教文學之化，如令臣等實聖旨宣諭，救民必多，乃以如智與提舉王君治實詔同赴日本，示修好之意。留海上者數閱月，過黑水洋，遭颶風而還。二十一年正月，命王積翁實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仍與如智同往，二日罷高麗造征日本船。五月，理算江南諸行省造征日本船隱弊，蓋兩國關係一大轉機也。是月積翁由慶元航海；七月至對馬島；積翁爲舟人所害，如智得還。（元史世祖紀）普陀山寶陀寺接待庵記）普陀山如智海印接待庵記，備記其事，并載詔書，其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國信使被執不返，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輒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據彼已嘗抗敵，於理不宜遣使。故有普陀禪師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命臣等實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也，彼嘗自省，懇心歸附准

奉，今遣長老如智，提舉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即同去使來朝，所以逾於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議之，故詔示，想宜知悉。」此語語氣委婉而有尊卑之別，與前此國書之體異，其言和好之外無餘善，戰爭之外無餘惡，卓然名論，殆由衷之言。不幸兩次皆不得達，於是元主之意變。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教軍水戰，以駝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六月，命水達達造征日本迎風船。十月，立征東行省。（前者已立征東行省，至是復設，蓋中間因詔諭日本而罷之也。）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殿並左丞，洪茶邱右丞，征日本，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江南諸處所造海船，括備江淮民船以備仍勅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十一月，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去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仍令於近地多造船，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期明年三月，以次南發。八月，會於合浦。十二月，增阿塔海戰士萬人，回回戰士五十人，從樞密院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以正月一日到京師，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元史世祖紀）。至是而戰事已如箭在弦，持滿欲發。於時群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吏部尚書劉宣憂之，諫曰：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

筑行十日印象記

李絜非

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八日
藏拙在黔北一個山城的角落，從不會有出行的念頭：一則爲生活

。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中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史劉宣傳）二十三年正月，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世祖紀），從劉宣之言也。自是終世祖之世，不復言征日本事（新元史）。惟任高麗王以征東行省左丞相，令備日本而已。

成宗大德元年，以高麗世子諫爲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嗣是遂爲故事。凡高麗國王即位，元廷册命，必以征東行省左丞左丞相界之。二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達耳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普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一寧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悼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元史成宗紀）。一寧至日本，過王京，下鎌倉，其募府北條貞時留之。一寧博覽教乘諸部，無所不通。日本君臣履問法要，固留不得返。遂爲日本五山文學之祖，日本人講宋元派詩文自此始。北條氏世修禪宗，一寧感化之力也（中日交通史）。日本於元廷詔書，蓋置之不答，而一寧之行，其影響於日本如此，則成宗之所以加惠日本者大矣。自成宗以後，日本時有商船來華，而日僧至者尤衆，效不述。元兵之罷也，其水師移征占城緬甸，頗有功，而巨船用之於海運，江淮歲漕一百萬石，其後增至一百四十萬石，京倉以充。主其事者，朱清張瑄二人，皆爲招討使，預於征東之役者也。

所慘逼，以致無餘暇無餘力想起那一件居今視爲奢侈的事了；再則性本愛山邱，一臥陋居，便悠悠歲月，曾無遠圖；三則旅行之苦痛與險